

陪着我的单位

□李晓

黄昏，晚霞让城市披上了一层古铜色，从楼顶俯瞰大街，马路上仿若铺满了金砖。

此时，在单位值班的我，站在大楼楼顶，在家与单位之间，心中有种淡淡的寂寞，也有绕不开的留恋。再过几年，我就要退休了，离开这个朝夕相伴多年的单位了。恰好，已退休几年的同事老夏打来电话：“在干啥啊？”我回答：“在单位值班呐。”电话那边老夏幽幽地说：“值班，好啊。”自从退休以后，老夏也难见回单位一趟，这也是很多退休同事的想法，从单位的圈子离开了，就要适应更多的独处，或者去打开人生另外的圈子。

有天晚上我加班，走到窗前伸一个懒腰，突然看到楼下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不是老夏吗？我喊他上楼坐坐，他快步上楼，喘息着说：“在家里无聊，想一个人来单位看看。”那天晚上，我陪老夏走到他那张曾经弓腰伏案的办公桌前，老夏张开双手，给那张办公桌来了个深深的拥抱。

在单位这么多年，来来去去的人很多，我似乎早已经习以为常。但这一次，我的心动荡得却是如此强烈。想起我在单位，也没几年时间了，目睹与见证着这些来来往往的同事们奔向他们各自美好的前程。

刚进单位时，有“老板凳”端着茶杯踱步过来，对我谆谆教诲：“年轻人，虚心点噢，多向前辈学习。”那时的我还事事较劲，但还是暗暗做了一个狡猾的软体动物，把坚硬与锋芒默默藏在壳中。

一晃，在单位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燃烧过的壁炉，早已呈现出灰色的疲惫。当初进单位和我一同喝酒的人，退休的退休，掉牙的掉牙，甚至还有撒手而去的。人生的悲喜忧伤，疙疙瘩瘩，就像一张网，无形地把你罩住了。有时觉得孤独无助，但想到还有一个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单位，回暖的春水足以融化心头的坚冰。有天深夜失眠了，窗前月光比霜还白，我一个人溜到单位，在办公室看到整齐的文件、报表，我陡然明白，人生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愁善感。在单位的人，要像文件里行文那样，理性、逻辑、严谨。好比这辈子还有一个长相厮守的女人，只要没发生啥大事，绝不要轻易嚷着离婚。而你和亲人相守的时光，往往还没有你和单位同事在一起的日子多。

这样想时，单位就会温暖你孱弱的心。有个假日我去办公室，看见同事老严办公桌下一双破了洞的棉拖鞋，心里感到特亲切，那是老严在沙发上午睡时穿的。老严睡觉时呼噜声特大，有好几次我想写几句诗，都被他的呼噜声搅得心烦意乱。老严也嘀咕过我的小话，但这都是人性里的弱点，我们谁都无法完全绕过与克制。一天，老严午睡起来突然问我一句：“你母亲的痔疮好了吗？”我就差点动情地去拥抱他了。

在家里，有把掉了漆的老算盘，那是妻子当年下岗后，作为单位财务人

员的她拿回家作纪念的。她下岗后最初那些日子，常偷偷到她单位楼下徘徊。我说：“老婆，我不会嫌弃你的，我还有单位嘛，还有稿费嘛，能养活你的。”在我家楼上，有个老板，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。有一天我扛着一袋绿豆上楼，在电梯间老板问我：“哪儿来的啊？”我得意地回答：“单位发的。”我看见他脸上奇怪的表情纠结在一起，我终于在他面前骄傲了一回——我是一个有单位的人！

陪着我的单位，陪着我的同事们，也陪着我自己不轻易向别人打开的人生，我心里涌动着的，是岁月里绵长的感恩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）

去丹林看梨花，是我心心念念的期盼，却一直没有机会。今年三月，机会终在期盼中缓缓走来。应泸州作协邀请，我有了走进丹林的机会。

丹林的三月，春风和暖，梨花盛开，引得游人纷至沓来。走进丹林，仿佛走进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。从山脚放眼望去，雪白的梨花，漫山遍野，银装素裹，宛如一片雪海，将丹林装点得如诗如画。

丹林有座山叫方山，方山的后山有一个被梨花簇拥着的村落，这便是梨花村。幽静的山村，以梨树闻名，每年春天都会吸引无数游客前来赏花。在梨花纷飞的季节，我也汇入赏花的人流，共赴一场诗与远方的浪漫之约。

我和几位文友，沿着蜿蜒的山路向山上前行。山道两边，一片片梨树林顺着山麓高低错落，枝连花拥。山林间，除了竞相绽放的梨花，还有桃花、李花、樱花、油菜花点缀其间，争奇斗艳。路边的野花也不甘寂寞，起舞争春。漫步在丹林这片诗情画意的土地上，那山，

梨花盛开最繁茂的梨花村，有棵梨树叫“快雪时晴”。春风拂过，漫天纷飞的梨花，洁白剔透，如下了一场急雪，留给游人浓浓的春意和畅快的心情，许多游客常来此树下许愿。

我们穿行在梨花村，不知不觉走到了半山腰。山道旁，遇见几位老人，他们一边叫卖着自家腌制的大头菜，一边向过往游客讲述梨花村的过往。一位卖蒲公英的老奶奶，正吟唱着古老的“梨花谣”。老奶奶指着不远处的一棵梨树说：“那棵古树，已两百多岁啦。”走近这棵百年飘梨古树，我忽然明白，丹林的梨花为何会让人念念不忘。

风过丹林带酒香，飘梨美酒醉一场。晌午时分，半山腰的农家乐，飘来阵阵醪糟香气，老板娘说这是她亲手酿制的飘梨酒。我们坐在梨树下，品尝着梨花村的农家风味，端起丹林特有的飘梨酒，轻轻一嘬，满口果香。闻着山间飘梨酒散发的浓郁酒香，仿佛飘飘然不知身在何处，令人沉醉不已。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退休后的母亲闲不住，除了照顾外孙女，还要挤时间做干菜。所谓干菜，就是将蔬菜风干脱水，演变为纯粹的美味。像青菜头、豇豆、红薯、茄子、萝卜之类，在母亲的巧手下，经过风吹日晒，都会变成美食。众多干菜中，母亲最拿手的还是盐菜的制作。

母亲做盐菜很有讲究。城内寸土寸金，要想大批量制作盐菜是不可能的，好在小区有一小片空地，母亲就找来青竹竿，撑着绿油油的青菜头，伴着阳光与清风，待青菜头慢慢变成棕黄色

时，就该进坛发酵了。码盐、倒坛，坛边再注入一圈清水，接下来就是耐心地等待。发酵后的青菜头散发出独特的香气，时间越长味道越发浓郁，用它来炒各种菜品，会让人胃口大开。

我和女儿最喜爱的，还是母亲做的老盐菜滑肉汤。新鲜的猪背柳，切成均匀的条状，加红薯粉、鸡蛋液，倒入料酒，放锅里煮熟，一道简单却饱含爱意的美食便诞生了。汤汁咸香，入口爽滑，仿佛在舌尖上跳起了一场欢乐的舞蹈。滑肉之所以如此滑溜，秘诀就在于红薯淀粉的加入。母亲凭多年经验，总结出一套独特的烹饪秘诀：先用文火慢慢将滑肉煮开，让其定型。再改用中火煮上几分钟，这样既能保证滑肉汤的鲜美，又不会让锅底烧糊。

母亲的生活是三点一线，超市、学校、家，日常的事情就是带娃、洗衣、做饭三件

套，这样的生活也着实累人。因此只要周末有空，我便会带上母亲外出郊游，顺便找地方吃一顿，犒劳犒劳母亲。

有一年，正值油菜花绽放的季节，也是青菜头丰收的时节，我们一家驱车前往乡下游玩。院坝外，一排排青菜头被村民悬挂起来，仿佛在向人们述说冬天的故事。临近饭点，家人说：“这儿晾着这么多青菜头，想必盐菜滑肉汤正宗，保不准存放几年的老盐菜也有，我们去喝一碗盐菜滑肉汤吧。”“要得，去尝尝味道。”走进一家餐馆，簸箕里还晒着切片的大头菜。我们特意点了一碗老盐菜滑肉汤。吃完，我问女儿：“这里的滑肉汤，跟外婆做的比，谁更好吃？”女儿说：“好是好吃，就是肉太少了，没吃够。”“外面的分量哪能和家里比，外婆为了让你吃够，每次都会肉多菜少。”我话没说完，女儿已乖巧地把脸贴向了外婆，这一幕把全家人都逗笑了。

餐馆的滑肉汤虽别具风味，但总感觉少了一些家的味道。每每回味，还是更钟意母亲做的那碗老盐菜滑肉汤。那种特殊的味道，总让人内心升起暖暖的爱意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作协会员）

舌尖上的母爱

□信鸽

母亲老了

像枯树干佝偻着身子

但回到老家菜地的那个黄昏

母亲竟挺直了腰杆

在青草和野花的招摇中

母亲大口大口呼吸

对大白菜小青菜唠叨

城里的空气实在太差了

母亲蹲下身子

一遍又一遍地抚摸菜叶片

像极了抚摸摇篮里的我

母亲把攒了一年半载的话

一股脑儿倒在菜地里

天黑了，母亲颤巍巍站了起来

腰杆像极了一堵墙

母亲笑了

我哭了

家

一路挂着泪痕的脸

推开门总露出坚定的笑容

像极了雨后的彩虹

上有老，下有小

我的老母亲抱着小孙子

皱纹紧贴着婴儿肥

这是世上最美的画面

苦苦的，咸咸的

生活像极了这杯咖啡

我抖抖地拿起勺

不过是为了给它加点糖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荣昌区政协）

清晨上古佛山

□指界

天光刚在酒店床上睁开眼晴
凉意浓，加一件衣
出门是上山宽大石阶
风几乎吹透这具寂寥肉身
抵达山腰，卧佛头顶桐花
如揽得一处干净的尘世
并向你示出
之后更多小路出现
你寻途，对未知好奇
抬步之间发现
每一条路都通向一个“佛”字
伴着石阶、杂草、灌木和鸟鸣
难道这是某种暗示？
数十年来多少条路
天命之年要指给你去处？
一路向上
答案仿佛是风和无言
缓缓下山了
桐花新鲜的尸首铺满归途
远远望去，荣昌隐藏在
渝西平原的苍茫中
而山脚，炊烟、门楼隐约
水塘反射天光
忽地哑然一笑
你知要经过那里
才能返回自己的生活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菜地(外一首)

□殷贤华

母亲老了
像枯树干佝偻着身子
但回到老家菜地的那个黄昏
母亲竟挺直了腰杆

在青草和野花的招摇中
母亲大口大口呼吸
对大白菜小青菜唠叨
城里的空气实在太差了

母亲蹲下身子
一遍又一遍地抚摸菜叶片
像极了抚摸摇篮里的我
母亲把攒了一年半载的话
一股脑儿倒在菜地里

天黑了，母亲颤巍巍站了起来
腰杆像极了一堵墙
母亲笑了
我哭了

家

一路挂着泪痕的脸
推开门总露出坚定的笑容
像极了雨后的彩虹

上有老，下有小
我的老母亲抱着小孙子
皱纹紧贴着婴儿肥
这是世上最美的画面

苦苦的，咸咸的
生活像极了这杯咖啡
我抖抖地拿起勺
不过是为了给它加点糖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荣昌区政协）